

布老虎



BULAOHU SANWEN 春之卷

散文

张锐锋/算术题

铁凝/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

冷冰川/札记簿 于坚/图解五题

张承志/三种知识 王跃文/老家旧事

李辉/黄永玉:永远的故乡情结

残雪/读《神曲·炼狱篇》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

布老虎 散文

BULAOHU SANWEN

春之卷



主 编：韩忠良 祝勇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© 韩忠良 祝 勇 2003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布老虎散文·春之卷/韩忠良,祝勇编. —沈阳: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3. 1

ISBN 7-5313-2497-0

I. 布... II. ①韩... ②祝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 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96949 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

联系电话:024—23284285 23284029

购书热线:024—23284402 23284401

E-mail: chunfeng@vip.163.com

沈阳市第二印刷厂印刷

幅面尺寸:148mm×210mm

印张:8.125 插页:2

字数:230 千字

印数:1—10 000 册

2003 年 1 月第 1 版

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臧永清 施凌飞

责任校对:白 光

封面设计:耿志远

版式设计:马寄萍

定价:16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目 录

傲慢与偏见	宙斯的情人/王开林 /1
文 本 实 验	算术题/张锐锋 /6 公案/简宁 /43
视 觉 手 记	像剪纸一样美艳明净/铁凝 /46 札记簿/冷冰川 /68 仲夏夜之梦/陈丹青 /71 关于行为,我们知道些什么/翟永明 /74
生 活 场 景	图解五题/于坚 /81 利刃的语言/格致 /88
思 想 空 间	三种知识/张承志 /95 绳索问题/梁小斌 /99 人与门/张远山 /103
记 忆 刻 度	老家旧事/王跃文 /110 皮球为什么会跳得那么高/苏庄 /120 干葵/周蓬桦 /140 九二年在海口/潘军 /145
回 乡 偶 书	勺园花木/舒芜 /150

	黄永玉：永远的故乡情结 / 李辉 /156
城 市 指 纹	回望北京 / 刘心武 /163
	街道：一只船 / 叶舟 /181
身 体 密 码	牙 / 周晓枫 /191
	舌 / 萧春雷 /194
隐 蔽 观 察	放屁研究 / 周泽雄 /200
	轮回之所 / 方希 /203
风 声 在 耳	波浪说 / 庞培 /206
	南方 / 黑陶 /211
读 书 看 碟	《审判》 / 止庵 /221
女 人 书	杜拉斯：爱情·语录·
	暴力倾向 / 洁尘 /227
阅 读 经 验	读《神曲·炼狱篇》 / 残雪 /233
	伟大的外行 / 崔卫平 /247
纽 约 短 简	怎样上畅销书榜 / 董鼎山 /255
编 余 琐 记	祝勇 /257

宙斯的情人

王开林

写下这个题目，我立刻觉到几分滑稽。试问宙斯是谁？如今这样精细的数字化时代还有几人知道他是何方神圣？在古希腊神话中，宙斯是身居奥林匹斯圣山、君临三界的头号主宰，是 No. 1。这位神帮老大偏偏具有多汁多味的人性，到处播撒风流种子。上界美女多半是他的女儿，下界美女则难以逃脱老汉的惦记。民间谚语说，“不怕贼偷，就怕贼惦记”，谁若是有幸（其实是不幸）被宙斯盯上了，必定迟早要失身。人间那些称孤道寡的帝王，雄风未必有过人之处，色心却永不停摆，即使国库里老鼠天天打架，也要建造巍峨壮丽的后宫，锁闭三千粉黛。他们用池水养鱼的笨法子囤集性资源，只可能将美女养得慵懒无聊、苍白无力和寂寞无趣，难怪王昭君出了边塞，宁肯年年岁岁吹苦寒风，看大漠月，听胡琴泣，胼手胝足，茹毛饮血，也不再怀念汉家宫阙。宙斯显然比那些弱智的人间帝王更聪明，他用湖水养鱼法、江水养鱼法和海水养鱼法积蓄性资源，美女自然充满活力。

古希腊“戏剧之父”阿里斯托芬曾宣称：人类最初可分为三种类型，他们均有双倍的脸庞、肢体和器官，异性体的合成为雄与雌，同性体的合成则分别为雌与雌或雄与雄。直到有一天，宙斯忍受不了人类的傲慢无礼和狂妄自大，将他们全部一分为二，使之各奔东西。从此，人类便开始了寻找另一半自我的艰辛历程，世间也就有了卿卿我我恩恩怨怨缠绵绵生生死死的异性恋和同性恋。宙斯是游戏规则的

制定者，但他决不受规则的限制，他的权力和法力大到无边，万物皆备于我，天下女子莫非王妾，几桩风流过失又算得了什么？

在古希腊哲人眼中，宙斯是不折不扣的纵欲狂。柏拉图在《理想国》卷二中假借苏格拉底之口将那位神帮老大着实嘲谑了一顿，他如此调侃宙斯：“当神和人们都睡着时，(宙斯)还不去睡，在定他的计划，可是色欲一动，就把什么都忘到了脑后，看见赫拉，不肯等到回卧房，就要在当时当地与她交合，说他从来没有现在那样热烈的兴致，就连他和她从前瞒着父母第一次偷情时也还比不上。”似这般不畏神谴的做派——用夸张的口吻和笔墨放肆打趣神帮老大，在古希腊百无禁忌的思想界、知识界早已蔚然成风，难怪苏格拉底宁死也要捍卫言论和信仰的自由。若放在时刻须为尊者讳的中国社会，由大哲人、大学问家出面描绘一幅玉皇大帝床第行乐图，简直不可想象。也正因为如此，在种种传统的话本和戏剧中，昏暴的玉皇大帝毫无人味，一点也不可亲。

天后赫拉虽有永不衰老的美貌，也很风骚，可是仍然无法满足宙斯超强的欲望，她注定要做闺中怨妇，经常独守空房，紧抱醋缸当酒缸，将河东狮吼视为日常功课。她恼怒起来，时不时会给宙斯的好事添加一些比芥末更辛辣的“作料”，让他难以下咽。宙斯风流案中的四大女主角分别是伊娥(Io)、达那厄(Danae)、丽达(Lede)和欧罗巴(Europa)，神帮老大的一夕偷欢总让情人倒霉透顶。

先看伊娥。她是一位可爱的公主，国王伊那得斯的女儿，纯洁、善良、美丽，这已足够使她不幸成为宙斯的欲网中可怜的“猎物”。神帮老大以雄辩的口气对她说：“没有人类配爱你，你只适宜于做万神之王的新妇！”当赫拉察觉出蛛丝马迹，要对宙斯与伊娥大泼酸醋时，惧内的神帮老大赶紧将少女幻变成一头小母牛。赫拉佯装不知，向宙斯强索这头小母牛作为礼物，然后派百眼怪兽阿勾斯严加看守。宙斯倒也不慌，他叫来多才多艺多谋多智的乖儿子赫耳墨斯，命令他从百眼怪兽眼皮底下救出伊娥。赫耳墨斯用他那支绪任克斯牧笛吹奏出美妙的催眠曲，终于使阿勾斯渐次闭上了一百只眼睛。赫拉仍不肯饶过伊娥，又放出大队牛虻，将可怜的少女折磨得死去活来。宙斯见

状，立刻在赫拉面前发誓：他愿放弃对伊娥的爱情，只要她能恢复人形，不再受苦。这当然是一句真实的谎言。伊娥后来在尼罗河边为宙斯生下儿子厄帕福斯，彻底惹怒了天后，火冒三丈的赫拉使出阴招，派人偷走她的爱子，伊娥又经历了多年的漂泊和苦苦寻觅，才得母子团圆。

身为奥林匹斯山上的众神之王，宙斯的想像力居然贫弱得令人吃惊，上回他情急之下将伊娥变成一头小母牛，险些坏了好事，这次他追求阿格诺耳国王的掌上明珠欧罗巴，表现仍好不到哪儿去。他牢记上次的教训，索性委屈自己，变成了一头温驯的公牛。笨法子有时也真济事，他这招“俯首甘为孺子牛”果然赢得欧罗巴的喜爱和信任。她骑上牛背，即等于误上贼船，宙斯驮着这位美丽的少女发足狂奔，渡过了好几条大河和海洋，最终登上一片陌生的大陆，这时早已花容失色的欧罗巴才发现那头疯跑如飞的公牛不再是公牛，而是一位玉树临风的天神，在这人迹罕至的荒野，宙斯勾一勾手指头便得到了她的娇娘。结局如何？依旧是千篇一律的始乱终弃。爱神阿佛罗狄特（即罗马神话中的维纳斯）和她的儿子小爱神厄洛斯（即罗马神话中的丘比特）见惯了宙斯的这套老把戏，出于好心，便到下界来安慰凄苦的欧罗巴：“你命定要做不可征服的宙斯的人间之妻。你的名字是不朽的，因为从此以后，收容你的这块大陆将被称为‘欧罗巴’。”欧洲的得名竟与宙斯的风流旧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这真教人啼笑皆非。

奥地利画家克利斯特有一幅以描绘肉欲而著称的油画，名为《金雨》。这幅画取材于古希腊神话，说的是阿格斯国王得到神示，他的外孙将是其性命终结者，他感到恐惧，便将惟一的公主达那厄幽禁在古塔中，派卫兵严加看管，原以为只要她终身不嫁，就不会产下祸根。这事被宙斯知道了，他乐得搅局，捡个现成的便宜。于是，这位神帮老大化为金雨跟酣睡的公主在梦中偷欢。日后，达那厄生下了英雄儿子帕尔修斯，蛇发女怪墨杜莎（谁看她一眼，就会变成化石）的头颅就是被他一剑砍下的。这次偷欢，宙斯的技巧大为提高，连心细如发、眼尖似针的赫拉也被他瞒过了，真不简单。但他开坏了这个头，

从此人世间的男子嫌求爱太烦难，乐得拿出大把大把的金钱去换取芝麻开门的秘咒，“金雨”便成为了最具讽刺意味的典故之一，充分暴露出男人的无情。

在宙斯的四大情侣派对中，丽达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。宙斯为了能一亲这位仙女的芳泽，化身为天鹅去取悦于她。丽达受孕后，生下两位“红颜祸水”——克吕泰墨斯特拉和海伦，她们分别嫁给了迈锡尼国王阿伽门农和他的弟弟墨涅拉俄斯。希腊第一美人海伦婚后不安于室，受特洛伊王子帕里斯勾引而私奔，后果不堪想象，一场特洛伊战争十年未解，希腊全境兵连祸结。克吕泰墨斯特拉则因奸情败露谋杀了远征归来的亲夫阿伽门农，酿成人间惨剧。宙斯的偷情经历最浪漫者莫过于此，天鹅很高贵，丽达也很美，后代诗人看了个雪样分明，拿起笔来，灵感源源不绝。爱尔兰诗人叶芝(1865—1939)的名诗《丽达与天鹅》(裘小龙译)总共三节，前二节描写丽达与天鹅的结合，充满了天才的绮思，值得在此一录：

猝然猛袭：硕大的翅膀拍击
那摇摇晃晃的姑娘，黑色的蹼爱抚
她的大腿，他的嘴咬住她的脖子，
他把她无力的胸脯紧贴他的胸脯。

她受惊的、意念模糊的手指又怎能
从她松开的大腿间推开毛茸茸的光荣？
躺在洁白的灯芯草丛。她的身体怎能
不感觉卧倒处那奇特的心的跳动？

宙斯的爱欲是不可抗拒的，情人的幸福或不幸在他眼里不值一晒。伊俄、丽达等绝色美女愿意(多半是稀里糊涂)献身，除了宙斯法身伟岸，有天然的吸引力，还说明了另一个愈证愈明的道理：“权力是最烈性的春药。”在古希腊神话中，宙斯是万神之王，是天地间的绝对主宰，试想，那些弱女子又哪有胆量推开他强行塞来的“毛茸茸

的光荣”？

专制帝王的欲望太容易满足了，有时并不比喝一杯白开水更难，由于缺少一波三折的过程，体验的美感和快感必然不为减色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有一位赫拉那样动不动醋劲大发的妻子，给丈夫的偷情活动设置重重路障，使百米散步一变而为百米跨栏，未必不是宙斯的福气。这位饱暖思淫欲的万神之王现在是否已经失业？在互联网上化名为“宙斯”的家伙显然也在寻找同样的艳遇，但他们只是一群缺斤少两的跳蚤，可怜复可笑。宙斯高踞于奥林匹斯山上，傲视人寰，都懒得与这些乳臭未干的黄口小儿斤斤计较。只不知他的下个目标是谁，在丽达之后还要增加多长一串名单？对于这一点，恐怕连宙斯本人也是心中无数的吧。

“做宙斯的情人远不如做缪斯的情人那样能得善果。”对于这句话，许多人肯定会产生共鸣。宙斯有什么好？只不过是匹夫之雄，在神界、人间和冥府横行霸道，仗着手握生杀予夺的极权而处处撒野，对妻子不忠诚，视情人玩物，其所谓不可冒渎的尊严中透露出来的尽是淫邪的消息。做宙斯的情人，要是自愿，无异于飞蛾扑火，要是被迫，即可谓在劫难逃，实在妙不到哪儿去。做缪斯的情人就不同了，这九姐妹是宙斯与记忆女神所生的女儿，各个聪明美丽而善良，司掌文艺和科学，谁若能得到她们其中一人的青睐，顶不济也可以头戴桂冠，做一位高贵的诗人。《时间简史》的作者斯蒂芬·霍金残而不废，缪斯肯给予他无微不至的关怀，并非不可思议，因为九姐妹更看重智慧，爱心决不会投错地址。相比而言，她们的老爹则未免显得太虚荣太浅薄太弱智，他不愿也不能以德服人，以情动人，只知以貌取人。

算 术 题

张锐锋

序 曲 一

粗糙的木柱，支撑着倾斜的、四边形单面泥皮屋顶，简单的、细碎的木格状窗户上，糊着厚厚的粗麻纸……一棵高大的老榆树上，悬挂着一口铸铁大钟，在上课和下课时都要敲响。每当到那一时刻，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头就会神秘地等待在树下，腰里别着一个双铃马蹄表。他低下头，不安地低头看着表盘上的指针，然后以缓慢的动作解下绕在树上的用来敲钟的绳子……这一切，仿佛是一个放大的、出自西洋的能工巧匠之手的报时装置，它是趣味和精确性的完美结合。

我很难忘掉我们的乡村学校，它那里的无数日子，已经凝结为一个铁块，压在了其他日子的上面，短小而沉重。我时时能够感到它的存在，感到它的力量。我记得那里的许多细节，包括学校的正方形大院里两个角上栽着的枣树，石头井口旁边倾斜地放着的敞口水缸，以及井口上立着的辘轳和它的被磨细了的摇柄……我心脏跳动的声音里已经含有他们的声音，我的呼吸里也有着它们的呼吸。到了夏天的时候，许多毛毛虫从榆树上顺着一根透明的细丝线悬吊在空中纳凉，又使它们被微风吹得晃晃悠悠，就像坐在秋千上一样。

它们干扰了我们的视线、经常挡住我们进出教室的路径。它们的充满诗意的生活和我们的苦恼形成对比，在教室里，我们可能正在为

一道算术题发愁。设立未知数 x ，建立方程式，运用各种公式……一个抽象的世界将我们牢牢地控制了。为了得到一个正确的方程、一个合乎题意的解，孩子们趴在有着几道裂缝的木桌上皱起眉头、苦苦思索。老师一直在教室里走动，他的冷漠的表情不断转向另一个方向，就像作业本上的算术题一样变化莫测。纸和笔之间摩擦的沙沙声……好像发生在另一个时空里。

实际上，算术使我们获得快乐，那种经历种种艰难之后突然的灵光闪现，那种从复杂的迷宫里挣脱的快意，获得那惟一的解之后升腾起来的幸福，数字和方程式曾经填充了童年时代的时光，使我们的作业本上的空格里有了实在的内容。它让我们不断地发现了能够解答的事物，正是那些算术题里秘密设置的障碍，让我们感到了智力的力量。一个个未知数里，都有自己的影子，我们殚思竭虑地捕捉的不过是一个已经存在的自己。

有一次，我在一只过去的箱子里找到了一本书。这一木箱的表面已经蒙上了尘土，铁锁已经生锈。里面究竟有我的什么？我开始对过去的事物发生好奇。时间流逝得好快啊，好像一切已经被洗涤干净了。

我小心翼翼地找到锁钥，插到锁孔里，轻轻地旋转，那沉闷的“嘭”的一声，就像从远处、很远的远处传来的。这一声，带着时间的余震，我感到自己被摇撼、被一种外在的强力推了一下。木箱笨重的盖子打开了，里面的一切让人失望，箱子里根本没有一点金灿灿的东西，没有阿里巴巴的珠宝，也没有电影里经常出现的、被人争夺的寻宝图，只有一些过时的书籍，一些破破烂烂的儿时的作业本。这是一个秋天，突然从西方沿着城市高大的楼顶刮来的风，将窗外的两棵树上的许多叶子吹到半空。黄色的、脆质的叶片像羽毛一样撒开，一直飞到我的回忆里——漫长的回忆、浩淼的回忆，它们一页又一页地翻开。

一本书。一本算术课本，一本卷了角的作业本，我轻轻地翻开。

序 曲 二

很像是博尔赫斯的沙之书，它们拥有无限数的页码，我看不完它们。我看到了从前，我的确在从前生活过，我做过作业，我还算过那么多的算术题。那时，我究竟计算了些什么？我又算出了什么？现在看来，我曾经算过的，并非我真正要计算的，我所得出的结果，也并非真正的结果。比如说我按照老师的讲解把不合题意的解舍去，这就是一种幼稚的错误。我得出了两种答案，又为什么必须舍去其中的一个？

而且，事情不可能计算出来，可以计算的东西太少了。我还记得我们做算术题的时候，总是托着腮想啊想，对那些深埋在文字背后的意义进行猜测，以找到一种求解的途径。途径肯定不是一条，就像歧路亡羊的寓言那样，我们消失在一条又一条岔路上。

一个农人在春天撒了多少种子，在秋天又掉在地里多少？一个牧羊人一天走了多少路，一条河里有多个波浪？我们只能用自己的眼睛去看，却不可能运用方程式。世界从来强调的是误差而不是精确的结果，这就是算术背离生活的原因，也是我们迷恋算术的原因——有时我们希望走到生活之外、走得越远越好。

往事不曾消逝，它一直在喧哗。像窗外的落叶那样喧哗，像这个城市的道路、广场上的嘈杂，秋风一直在吹着，它把过去残留的热气全都吹到冬天的冰雪里，吹到时间以远。石板上曾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公式、数字，它证明我们作业本上的公式和得数不是一次找到，然而为了写下另一些内容，我们必须将它一次又一次擦掉。最后，过程被丢掉了，留下了以整齐的铅笔字填充的作业本。

在我的旁边就是一面窗子，它的木格已经发黑。不知什么时候，窗纸破了，正好露出一个小小的洞，它给了我向外窥视的诱惑。我经常能够从这里伸出视线，捕捉到面积不大的事物。一次，一只红嘴鸦落在了老榆树上，它沙哑地叫了几声就沉默了，两个树杈上的树叶正好遮住了它的眼睛。我只是看到从树叶中伸出一个红色的尖尖的嘴巴，猜测着它的忧伤。还有一次，一只蜻蜓轻盈地飞到了被那个窗洞

扩大了视野里，我看到了它绝美的飞翔姿态，一个又一个突然改变飞行方向画出的折线，它的灵巧和速度，它的哧——哧——哧——的击翅声，它的透明的四个薄翼振动着，似乎都显示了算术一样的精确性，可我仍然难以判断它究竟是以什么方法飞行的。多少年之后，我看到了法国作家列那尔的《自然记事》，他这样描绘：从小河这边飞到那边，它总要在清水里浸一浸它那红肿的眼睛。它轻轻发出一点爆裂声，仿佛带电飞行。

实际上，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情景——在小河边，也在野地里的水洼上面。可是，我透过窗洞的观察却不是那样，只有它的飞行姿态让人神往。一会儿，那一破窗洞里出现了一只眼睛，四周布满皱纹——算术老师从外面向教室里窥视，他经常这样偷偷地监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。那只眼睛把我吓坏了，它果断、有力地切断了我的视线，一只飘动的蜻蜓被一只可怕的眼睛替代了。我的算术作业本上只有一个算式，我还没有算出得数。当时的慌乱可想而知，只有胡乱地在作业本上写上自己也不知从哪里获得的数字，我知道这是错误的，正确的答案不在这里。

现在，我可以从飞翔的蜻蜓那里得出结论：我们所演算的一切，上帝已经演算过了，我们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无数次的验证。

算 术 题

我们想一想自己曾经学过的东西吧。我打开自己曾经使用过的作业本和算术课本。时光的力量已经渗透在纸页中，它们已经失去了纯白的质地和光泽。我知道，时间总是有用意的，它施加力量必有所图，它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？一位哲学家说，短秤稳约地暗示出绝对之物。我想，我曾一次次算过的得数里必定含有关于世界的寓言，它们一直在时光里窥视着我们，就像那个破窗洞里突然出现的眼睛一样。

题 1

流速

某帆船顺流而下，每小时行 19 里，逆流而行，每小时行 5 里，问流速划速各多少？

这是一个流速问题。我当初是怎样做这个题的？记忆将一些具体的情景过滤掉了，整个过程已经是一片空白。然而，解题的步骤还放在那时的作业本上。事情就是这样被光阴筛选的：它把不必要的东西扔掉。重要的是，这个题涉及几样要素——帆船、时间、距离和一条河流的流速。它们的背后都隐藏着人的力量，最后的谜底在于，人的手里操纵着双桨。

船是物质的，但它是时间的信物，只不过它一直漂流在波浪上。在中国的道德中，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选择，人从这两种选择中决出价值和意义。随波逐流显然是一种最省力的方式，在相同的划速里可以走得更远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应该是聪明者的抉择。逆水行舟则显得愚笨、不明智和不合时宜，但是，它更需要勇气。在现实生活中，这样的计算早就藏在我们的心底，它的得数却未必是惟一的。

因为这一切条件都是为目标而设，关键是我们的目标是在上游，还是在下游。这将决定我们的行船方向——其中含有人性中的高贵和卑劣。我在儿童时代，曾在田野里的水渠里模拟过船在河流里的景象。我和别的孩子们一起，将一个蚂蚱捆绑在一片树叶上，然后将它放到水面上。我们用树枝划着水，掀起了层层波浪。我想，在树叶上的蚂蚱看来，一定是遇到了惊涛骇浪，它上面颠簸着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它只知道事情是突然发生的，却不知道事情的原因。它看清了树叶上的每一条脉络，也许看到了那条船的边沿，却不可能知道在它的上方，存在着一个主宰，一个孩子仅仅由于自己的兴趣而把

它放到了波涛里。

本来它应该生活在草丛里，以它长长的、弯曲的后腿，经常改变跳跃的方向，呼吸着野草的叶子上环绕的芳香，让早晨的露水打湿自己的触须。然而它却被莫名其妙地绑架了，这就是一个蚂蚱的命运。孩子们对世界的仿造，乃是在浓缩着人的未来。

当然，我们也以纸来折叠自己想象中的帆船，但它易于坍塌、沉没。这让我想到从前的一个故事：在黄河里，一直满载草捆的船由于失去平衡而倾覆，船上的人们抱着草捆漂浮在水面上，渐渐地，河水浸泡了的草捆越来越沉，压倒了水的浮力。岸上的人们看着他们缓缓地没到了水面以下……在滚滚波涛里，谁也没有拯救他们的力量。

事情就是这样，不论朝哪个方向行船，都有着极大的危险。我们仍以最大的力量来计算时间、距离、流速、划速、船的位置，只要有几个条件是已知的，就能通过运算得到其余的未知。前面的那道关于流速和划速、逆水行舟和随波逐流的算术题是这样解答的：

设流速每小时 X 里，划速每小时 Y 里

$$Y + X = 19$$

$$Y - X = 5$$

$$\text{得 } X = 7 \qquad Y = 12$$

答：流速每小时 7 里，划速每小时 12 里。

结果已经出现了。它使世界得到了化简，然而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不能化简的，这就是算术的结论不能概括生活的原因。还有一点，那就是，划速和流速的相加大于划速和流速的相减，这是庸俗实用主义者的哲学结论。

题 2

搬运

货物 385 斤，用 5 牛 14 马搬运，或 8 牛 7 马搬运，都能一次运完，问每马每牛所能运的重量各多少？

一位西方的数学家雅可比固执地认为：上帝是算术学家。就像柏拉图固守上帝是几何学家的想法一样——从人的角度看，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处，也有自己的限度。

马和牛是两种不同的动物，它们各有自己的特点、自己的性格。我们都对骏马的洒脱飘逸充满神往，它代表着青春、力量、速度的美。历史上众多的英雄豪杰都与马紧密相连，因而，神骏就成为英雄的象征。远在公元前十世纪前后的中国周代，人们已经将马作为天行健的人世见证，汉代的项王更是名骓腾骧，剑光飘忽，纵横驰骋于万军之间。

公元前五百年左右。整个世界发生了不同寻常的变化，一系列不朽的事件出现了……中国出现了孔子、老子、墨子、庄子、列子等诸子百家，印度出现了《奥义书》和佛陀，探究了怀疑主义、唯物主义、诡辩派和虚无主义的全部可能性，古波斯琐罗亚斯德看到了世界两种对立的本质、黑暗和火的搏斗、善与恶的较量，捕捉到了道德斗争的焦点。在巴勒斯坦，以利亚、以赛亚等一批先知冉冉升起，古希腊则更是圣贤涌现，荷马、巴门尼德、赫拉克利特、柏拉图、阿基米德……他们的名字像天上的群星闪耀，照亮了人间的道路，使一代又一代的后人们从他们的思想中辨认着自己。

为什么在这样一个短暂的时期能够展开如此广阔的空间？浩淼的天穹究竟向地上投射了怎样神秘的能量？一位欧洲哲学家对这一突然出现的时代——历史文化的同一性——作出了迄今为止最精深、最激动人心的假设：马，马的魅力、价值使我们的世界发生变化。